

萧 军 全 集

第四卷·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前夜	1
第二章	黎明	5
第三章	大会	18
第四章	千家山——仇恨底历史	38
第五章	献工前	58
第六章	五千吨	73
第七章	献工大竞赛	111
第八章	山井矿	140
第九章	在医院中	202
第十章	劳模大会	225
第十一章	英雄们底事迹	248
第十二章	电铲——“平山、凤德英雄号”	276
附 录		
	报纸上的消息	293
	社论摘要	300
后 记		303



第一章 前 夜

以产煤为主的乌金市，是我国东北部唯一的大矿区。

几天来，全矿区的职工，全市的各机关、各学校，所有的大小商铺和居民们，为了要庆祝这就要到来的五一节——它是乌金市解放后第一个节日——他们忙碌、兴奋，几乎陷在一种狂热和糖味的迷醉中。所有矿山和工厂中的工人们，他们从报纸和工厂的黑板报、壁报、工作干部的讲解中，不仅懂得了这是自己底节日，也大体懂得了这节日光荣的历史和意义。过去，他们工作在各式各样的工厂、矿山底地上或地下，有的几年，有的几十年……仅仅懂得自己底生命和手指渐渐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背脊由直到弯，眼睛由明亮到昏盲……血液被煤尘染成了紫黑色。在有有毒的化学工厂里，每寸皮肤和所有的指甲，被硫酸弄成僵死和脱落。再就是：工资、侮辱、欺凌、鞭打、疾病、伤残、贫穷、死亡……。除此以外，大多数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个工人们自己底节日，即使知道，也是朦胧的，意义模糊的。今天能够在这光天化日的大地上，由自己、由别人来一道庆祝着这节日，这似乎是一个谜，一个不可靠的梦！

红旗——大大小小，方方长长——到处飘闪着。无论在山顶，在山垭，在有人迹和建筑物的辽阔的河滩边，在那万树葱郁黄绿参差的市街中，高高耸起的楼顶上，每处建筑物底门额上，以至于来往穿行在街道上的汽车、马拉的大轮车、三轮车、脚踏车上，游戏在街头的孩子们底手中……那些旗子，犹如朵朵开放的石榴花、绀红的玫瑰花……在颤动、在鲜艳地闪着光……。

每条街，每处学校、机关大门前，用青青的柏树枝扎结成各式各样的牌楼。有的牌楼，人们还精心地用了红色、绿色、蓝色、黄色、葡萄紫色、乳白色……大大小小的电灯泡，珠串似的串成了各式各样的灯彩：机器模型、冲锋势子的战士、刨煤手、坦克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底肖



像、镰刀、斧头、或者表示光芒闪射着的大红星……。

由黄昏到深夜，随便经过每条大街或小街，随处可以听到人们底欢笑声；大人、孩子，单独或合伙，男人或女人，正式或不正式，高高低低、粗粗细细、断断续续的歌唱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或者是：

毛主席像太阳……

照到那儿那儿亮……

这些歌声，虽然平常也能够随时听到，但几天来所不同的，它们又被这新的“五一”纪念歌夹杂在中间沸腾似地震响着了。尤其是在工厂、矿山、机关、学校中：

“五一”是世界工人劳动节，
团结一起为解放而斗争。
用自己底手创造的世界，
用自己底血夺回给自己！

这歌声是节奏鲜明、调子雄伟沉着而有力，大海的波浪似的到处起伏着……。街上的行人，有的踏着行军式的脚步用鞋跟配合着节拍，一边行走，一边也大声或小声地应和着……。

东西横贯三十几里矿山区的铁轨上，那些巨大的矿山专用的电车，无日无夜轮声轧轧地来往穿行，刚猛地、彼此呼应似地响着它们那电笛声。那些钢铁的、乌油闪亮的小堡垒似的电车头和搭人用的大车厢也被簪满着各色花朵，写着标语的红色的大绸带，翅膀似地飘飞在空中。也有的装起了花环，毛泽东、朱德、列宁、斯大林……大幅的画像和飘飘抖抖数不清的小红旗。被载在这样车厢里的男男女女，似乎自己成了新娘和新郎，要到什么地方去举行结婚典礼了，显得迷惑地、天真地、惊愕地……向车窗外笑着，露出白白的牙齿，望着、望着……在站台或对面驶过来的车窗口，偶尔发现到自己工作同伴或熟人，男人们之中有的就大叫起来，用大声的玩笑或骂詈代替着问候和欢呼；彼此还远远地吐着口水，把头上戴的下矿用的“柳条盔”^①在手里摇摆

① 柳条盔：系用柳条编成的帽子，下矿坑时用以防碎石等伤头。



着，有的就敲打着安全灯装电池用的空铁盒……。

耸立在电车总站南边南山井大架子上的大绞轮，它们停停转转，转转停停；随着这绞轮的转或停，蒸汽机象一个看不见的巨人似的大声地喘着气……。

所有的烟囱，有的犹如一支巨大的炭笔正在用那浓浓的烟氛绘染着天壁；有的如在休息着的长管炮静静地对向天空——样子好象等待着射击机会的到来……。

从省城，从别的矿山、各地方的工厂、机关……陆续派来了自己的代表，他们是来参加这庆祝大会的盛典；同时也是为了参观这里的矿山和工厂。因为乌金市不仅有我国最大、最多的各式采煤井，还有在世界上被列为第二位的露天大煤坑。它有着近乎十几华里的纵长，有的地方近乎二里宽的面幅、一里的深度，头宽尾狭，犹如半个剖开的大丝瓜，掏空了瓢子，被嵌进了地心中。据说它还有着几亿吨的藏煤量，等待着人们掘出它。它底煤层厚到四十公尺，遥远望过去，就如一带绵远的、整齐的乌金石头造成的城墙壁，装衬在那由绿色和棕紫色页岩所构成的巨大的石框中间。这是中国人民底宝藏，也是人类劳动光荣的标志——它是曾被付出过可观的劳力、血汗和生命。这整个乌金矿山区，它在一千余年前曾被烧瓷器的高丽人民首先发现开掘过，接着因了战争也被荒弃过。愚昧而专横的满清皇帝们，怕掘伤了他们祖宗坟墓的“龙脉”，曾经禁采过，可是他们——满清皇帝——却被帝俄和中国商人们利诱和威胁，这煤区终于又被开采起来。接着它就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由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专横地霸占了将近四十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度地剥削、逼迫、鞭撻着中国劳动人民为他们底利润而工作，为他们要永远霸占、灭亡全中国的野心而工作……。但是今天它终于又复归于中国人民所掌有、所开发，它将要更大量地供给全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煤底食粮，喂养着所有的轮船和火车、工厂和作坊底发动机。这里的工人阶级，他们如今明白了这一目的，也就为了这一目的，他们愉快地、骄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

“要做好自己矿山的主人啊！”这口号被每一个自尊的矿山劳动者深深地铭记在心头，编织进自己周身的纤维中，滚流在沸腾的血液里……。

这里也有全国唯一的人造石油工厂，几十盘乾溜式的炼油炉昼夜地燃烧着。它吞食着那些属于煤层以外无用的油母页岩，给与我们的却是上好的各种油类、蜡烛、工业用品以至铺马路、漆屋顶的柏油、油



电线柱的沥青油……。

这里也有最大的制造和修理电动机的工厂、氧气厂、炼特殊工具的制钢炉……。

这里几乎有着一切近代重工业所有的设备和所需要的东西啊！它们如今全为人民所掌有！

这次五一节也来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小说家、诗人、画家、音乐工作者、青年的歌唱手、热心的演员们，他们全是为了到这有着六七万重工业工人的矿山区来参加这盛大的节日的。他们要更亲切地分尝劳动人民在自己底节日里所流溢的醇美热烈的喜悦的酒，同时也企图要更深地把自己溶解进工人阶级的刚强、英勇、愉快、崇高无私的集体感情的激流中。这是一些探宝山的人，下海取珠的人，他们要更深切地体会、理解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崇高的品质、战斗的精神……。他们要汲取这些纯净的有益的血液，使自己更康强起来，结成一体，为人民而工作；他们要歌唱、要表演、要描写、要宣传……这些最美丽的品质、最崇高的精神，提高自己，提高人……。

所有机关的招待所和旅馆里，几乎全被这临时的客人们充满了。他们参观、记录、争论，访问工人，发新闻稿，给朋友或爱人们写信报告每日情形，构思歌谱第一个音符、戏剧里的场景和人物，记录小说故事或情节、人物的特点和生活。画家们每天总是在自己底速写簿子里满满地留下了各样素描图……。

这不是谜，不是梦，——切是真实……。这簪满了花朵、充满了声音的乌金市，它被一种眼所难见的巨大的血流在激荡着。

当人们一听到：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

……

苏联“祖国进行曲”这样歌声时，有谁不会联想到如今这世界上，除开苏联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底辽阔广大能够和我们底祖国相比呢？我们底人口却是世界上的第一位，而“人”又是在一切财富之上！这样的祖国它给我们以无限的雄心和力量，有谁还能不热爱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土地和人民，宣誓把自己最后一滴血浇在这伟大的祖国底土地上啊！



第二章 黎明

早晨还只有四点钟，鲁东山就悄悄地由炕上爬起来。——昨夜，由矿上开会回来，已经是半夜一点钟。好容易朦胧地阖了一下眼睛，却又是一串紧张的梦境。他梦到自己已经站在了那大会的高台上，眼底是一片无边无际的人们底脑袋和红旗，每个人底眼睛全汽车头上的照路灯似地闪射着他，他正要拉开嘴巴说话……忽然邻近的鸡叫声惊醒了

了他。他原来就没脱衣裳，起来是方便的。他不想拧开电灯，怕惊动睡得正好的老婆和孩子们。趁着窗外的星光，把炕边的小马蹄表看了一下，他觉得时间还太早，不独离上午十点钟开大会时间还差得远，就是上第三班也还没到时间。他今天又不带班，这样不当不正的时间去干什么呢？可是一经醒来，无论如何他再也不能睡下去了，而且也不想再躺下，心情很慌乱、烦扰，失去了平静！他憎恨自己这种沉不住气的毛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仅是在大会主席台上说几句话，把自己矿上提出来的竞赛条件念一念——这算什么呢？还值得这样慌！回想自己在山东家乡的时候当过游击队，和日本鬼子打过生死仗；到矿山的时候，公开打过日本采煤班长；国民党时期代表工人们请过愿，砸过矿务局底门，领导工人们罢过工……。在平常只要到一个地方他就哇啦哇啦地叫，话扯起来就没完……。因此人们给他起了近乎十个绰号，叫“无线电”、“留声机”、“机关枪”、“电铲”、“风钻”……。这些东西全是一动就不停的。他从来不懂得怕什么人，怕什么东西，这一次为什么倒真的使自己有点怕起来了呢？但他又不知道是怕谁或怕什么。昨天，他已经到那准备开大会的广场上偷偷地去查看过一转了。那些红色、白色、黄色写着大字的标语牌子，用柏树枝和红绿彩绸扎起来的牌楼，确是新鲜极了，耀眼极了。那所高高的一间小楼似的主席台，也新刷过了白粉浆——过去，那几乎变成了灰色。人们正在那上面钉挂



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列宁、斯大林底油彩大画像。电灯工人们爬来爬去地安装着灯和线……他觉得这全是没什么可怕的呀。他也知道，开会这天，那广场上一定要坐满和站满了人……这也是没什么可怕的呀。这些人大多数还是和自己一样的工人，虽然他们有的在井下干活或是在工厂里干活，这没什么要紧，反正工人总是自己一家人，他们总不会笑话他……。可是他一想到这天主席台上本市的各机关的负责干部一定会很多，还有省城和各方的来宾……他就感觉到有点不大自然了。过去日本的官员们，国民党的官员们……他是没怕过他们的。虽然这些坏种们掌有生杀大权，可以把一个工人象一只老鼠似地塞进监牢里关起来；随便一个日本职员，全可以把工人们象一只狗似地打死丢进山南的“万人坑”里去喂狼，可是他——鲁东山——却没有惧怕过，对他们只有仇恨和蔑视。今天的“官员”们，他知道他们是不会干那样事了，而且从他亲身接触过的一些首长或干部们，他们全是象老朋友一般看待他，拍他底肩膀；紧紧地和他握手，连名字全不叫他的，只叫“老鲁”……他想来想去也找不出可以怕他们的理由来。

可是，自从大会筹委会把他也列为筹备委员之一，而且还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以后，他就感到有点心慌和不自在了。话，过去他是讲过的，不过那是在工人代表大会上，人数只有几百，而且是在屋子里；这一回却是要在几万人的大会上说说道道啦，他一想起来就觉得这不简单。因此几天来，不管在采煤场上，在回家的路上，在睡觉前，吃饭后……只要一有空闲，这个问题就要来烦扰他：

——这第一句该怎么说呀？这不简单，全矿山把我算为引路的“旗”啦！旗是不能胡摇乱摆的啦！旗后面就是人……

鲁东山是懂得这“旗”底意义的。他在山东的抗日游击队里的时候，有时也有过旗。人们行军时打旗的总是在队前头，它走向左，人们就跟向左；向右，人就跟向右……这旗是不简单的！

他微微有些明白了，他懂得他是恐惧什么了，他怕自己把这旗打歪了，领错别人底路！他参加过游击队，受过革命教育，知道一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应该去问领导人，他也曾问过本矿的矿长：

“你看，我在大会上该怎么说呀？这不简单呀！换一个人去说罢，我是只管干活……说话比干活难……”

“这怎么能临时换人呢？矿务局、总工会、市委会都赞成你做咱们露天坑工人代表，你是咱们矿上底旗。你只拣那些能够使大家提高生产情绪的话来说罢，象过去鼓动你底突击队那样说法就成啦……。”矿



长是个年轻瘦小的人，有着一双聪明细小的眼睛，知识分子出身，有过较长时期革命的经历。平时倒很温和，也能吃苦，只是有时自尊心太强，固执，容易暴躁、发脾气，不愿意耐心地听取别人意见——人却是很善良。

“这怎么能成呢？”鲁东山问着自己——那突击队仅仅是几个人，而且还是大家在一起搅惯了的，每个人全彼此熟悉得象自己一样，全知道每个人底十只手指头有几只是什么样的斗形指纹，或是簸形指纹，家住那里，多大岁数，十二属里属什么，几时出生，小名叫什么，以至每顿饭吃几斤煎饼，多少个窝头，几碗高粱米饭，喝几两白干酒，多大力气，一天能装多少煤车……。而如今这几万人，他知道什么呢？鲁东山和自己底突击队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笑笑骂骂地说，用各种俏皮话打譬喻，大家全彼此明白各人的脾气，谁也不挑谁的眼。这如今竟象真正登上大戏台，要被锣、鼓、板眼夹起来唱啦！这可不成，他是背地里唱野腔小调唱惯了的，不能够唱这样千人瞧万人看的京腔大戏，这要挨“倒好”啦！要被轰下台来啦！“英名”要垮啦！他不放心，得不到要领，在一次开大会底筹委会时，他又偷偷地抓住了和他较熟识、在行政和党方面全负着重要责任的那位老干部——严和同志——紧张地请求着他：

“……这一回你总得教给我一招，你是革命有经验的老干部，常常在千万人大会上说几个钟头的大报告……到那天在大会上我应该怎样说呀？最紧要的是头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呀？这不简单……这……”

他记得严和同志却先温和地向他笑了一下，接着脸色就沉静下来，样子象在想什么——鲁东山那时觉得这一回总会得到解决了。他对这位同志那张长长的、轮廓分明、眉骨峻起、有着一双深陷的三角形的小眼睛、两条黑直眉毛、一个长鼻子和半脸短短黑胡茬的脸像，凝定地望着，专神一志地看着那严闭着的嘴角，他等待它底动作：

“还是你自己要想怎样说就怎样说罢！”严和同志把话停顿了一下，闪光的小眼睛盯住了他底小眼睛，声音温和而沉静地继续说，“就象你在矿山解放后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那样，老老实实、热情坦白地说罢。比方，此后要怎样更搞好你们底突击队，要怎样使这突击队成为咱们矿上的火车头，把大家象车厢似的全带起来，再多多出些各式各样的突击队，少出事故，多出煤，支援咱们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最主要的还是要说咱们自己能够切切实实做得到的话，不要放空枪……我们不在乎话说得怎样漂亮，主要是要说到就做到……就



是这样,我相信你总是说得好的啊!就是这样……”

“对!说到就做到,不放空枪……就是这样!”

鲁东山那时这样回答着,同时那几天来晃晃荡荡一颗不安的心,才算一枚秤锤似地落到原来的地方了。他那象被满天阴云充塞着的头脑,陡然被这电光似的一划,得到了一种启示,那阴云开始分解了。当严和同志用他那筋骨突出有着黑色汗毛的手掌在他底肩头上亲切地拍了一下和他分开时,不知什么理由,他竟流出了两滴眼泪来……。

鲁东山背脊靠近墙壁,呆呆地坐在炕头上将近半点钟。他想到大会,想到严和,也想到好些遥远的和眼前从来不曾想到的杂七杂八的片段段的小事情……眼睛超过窗外那一排低矮的暗灰色的宿舍底屋脊,呆呆地望向远空。在远空,那些参差错落的小星点渐渐淡白了。有的已经不再分明。那道连绵不断的,犹如他们矿坑里那带煤层似的大山峻线,渐渐清楚起来了。在那山峻线之间,有的地方竟削直地断开来——它们类似煤层之间的断层面——有一个尖锥形的山峰,那是特异的,在它底尖顶已经被染出了一层淡淡的红色——这说明太阳快要出来了。在过去,鲁东山对于这些景物从来没有留心过,但今天它们却和他有了关联,这象是个新的奇迹!在他觉得,这些山峰过去似乎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好像只在一夜之间它们雨后的蘑菇似的才突然从地皮里钻出来……。

在他家前面和后面以至于附近的每个人家里,渐渐有男人们沉重的咳嗽声,孩子们哭叫声,女人们咒诅声和打孩子的巴掌声……交织地响起来了。这一切全是他所熟悉的。因为这一类动物笼似的工人宿舍,是过去日本人专为中国工人们建造的。它们除开特别低矮狭小而外,每排房子和每排房子之间的前后距离,也只要一丈宽窄,人们就象住在一间有着层层小格子的大房子里,因此前后左右邻居们的每一个小动作、小声音,夜间的鼾声、梦话……通过小小的前后窗,几乎全能够听得很分明。

这是第一班下矿的人们准备走的时候了。

鲁东山把严和给他的那些意见,象老牛反刍似地咀嚼了又咀嚼,想了又想,背了又背,他似乎已经懂得了今天在大会上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应该怎样说了。这时候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暂时算得到了平静,他决定马上要到矿坑下去看看。在他觉得,如今只要他离开那矿坑有一点钟,它可能就会有什么意外的幸或不幸的事情发生。在



过去乌金市解放不久，由矿上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上他曾说过：“矿山就是咱工人们底家啦，工人就是这矿山的主人。”这句话那时候似乎是冲口就说出来的，并没费过什么思量，自己说过这话，好象也并没发生过真正“家”和“主人”的感情，虽然自己也确知那并不是在说着玩，或是在扯谎话。奇怪的是，在他觉得如今这矿坑倒真的有点象“家”了，老实说，他对于自己真正的家，也没有象今天对于矿坑这样迷恋过、关心过……。矿坑里如今竟象埋着什么磁铁似地吸引着他底心！在过去，他是公开地把它叫做“万人坑”——早晚大家全要在这坑里面并骨；或者是“十八层活地狱”——那里有着真真的火山口、黑刀山、血水潭……自己和其他的同伴们全是被打在这地狱里来的冤魂、饿死鬼；他们也是真真的每天每夜在这刀山上，火山口边沿，血水潭里，滚着，爬着，挣扎着，挖掘着……或者随时倒下去。他管那乌金市叫“酆都城”，那里坐着成群的吃鬼肉、喝鬼血、嚼鬼骨头、掌管这地狱的大小“鬼王”们，还有“牛头”、“马面”和在到处刮旋风的小鬼奴……。那时候人们的样子也确是和鬼没什么大区别，个个象骷髅，脸色青黄黧黑，或者完全乌黑；眼睛陷成黑黑的大小洞窝，有眼而无神，象一条条待死的鱼，或者它们会偶尔闪出一种饥饿的狼眼似的绿色的光，但又象彼此在憎恶，彼此要吞食……。鲁东山由于过去参加游击队里的生活，是不相信鬼神、地狱和天堂的，可是他幼时在家乡里却听说过很多关于鬼底故事、地狱底故事，人们关于天堂底美丽却说得并不多。

如今那矿坑的样子并没有变，它依然是那样像一只嵌进地皮下面巨大的长柄瓢，依然是五颜六色的石骨到处裸露着；坑底最深部也依然那样阴气沉沉，烟雾茫茫，运行的电车也依然那样随时爆闪着绿色的磷火样的大小光花；有些地方也依然昼夜不停地燃烧着那一朵朵焦红的火焰，白气升腾，水流喧响；坑底那片巨大的积水潭，也依然黑得如乌油，平静而闪光……。但如今它们在鲁东山底感觉里却完全不同了，这不再是地狱，而是人们传说的那样“天堂”罢？那些火焰应该是莲花罢？不，矿坑里是不能够要这样“莲花”的，它们对于矿坑是毒害，它们会把整个矿坑燃烧起来，他们正在日日夜夜用水或土在消灭这些“莲花”。这不是什么天堂，应该是有着万种珍宝的山，那些煤层是乌金；那些棕色的油母页岩是生了锈的银子，人们会提炼它成为象水晶似的透明的油，琥珀色的油，银块似的白蜡坯，还有那些乌光闪亮的沥青……。——这全是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啊！

人们也不再是披着破布片的骷髅了，有了血色和肌肉，是有了整



齐的翠蓝色羽毛的孔雀了。——今年整个矿山的工人职员们全做了新的湛蓝色的制服和工人装——眼睛也不再是深陷的洞，它们有了闪光。这闪光，也不再象狼一般的磷绿色的了，也再感觉不到彼此立刻要撕裂对方那种可怕的敌意和冷淡了。鲁东山他觉得自己周身每根骨头都是照旧的，偶尔在什么镜子或水潭边，他留心一下自己那脸形和周身的样子，似乎也没怎么变：从正面看起来，头额骨依然那样三条小山岗似的隆起着，颧骨和那有点尖锐的鼻子也还是突出得有点不协调，一双眼睛依然是小小的三角形，薄薄的嘴唇也依然那样习惯地常常紧闭着……。他自己周身上下有什么地方改变了呢？如今会变得这样有了价值呢？他竟成了这矿山几万人的“旗”？这不简单！他底脸色是由青而黄而变得现在这样永远象喝了酒——他是不大喝酒的——红油油地在闪光！最重要的倒还是他底心变得太不同了！眼睛变得太两样了！他把那矿坑不再看成活地狱，而成了自己所迷恋的另外一种“家”！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奴隶或冤魂，而真真是这矿坑的主人之一了！他逐渐对这“家务”竟发生了一种近乎专横的、贪欲的、看财奴似的感情了。他不能容忍一块煤被浪费，他不能容忍任何人磨洋工；或者只吃饭、挣工钱不干活。他不能容忍随便浪费一分钟或一包黄色崩煤药、一寸导火绳……。

他从炕上跳下来，要去寻找他底新衣裳。因为这是个了不起的节日，他必须要把那新做起来的工人装穿出去摆一摆，不能够还穿着这破烂的下煤坑的衣服去出现在那千万人的眼前，更是那大会的主席台上。他自从做下这套新衣服还没有穿过一回哩，并不是舍不得，却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虽然别的人们在歇班的日子早就穿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工友们，他们竟变得象个新郎或者学生的样子了。他们也学会了唱各样的歌，满嘴夹七缠八地有时适当、有时又用得很巧妙很幽默地说着革命名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人打扮一个什么样子就象个什么样子，一切是变得这样不简单啊！——鲁东山想。

鲁东山底老婆醒来了。最小的一个孩子光赤着小身子，正象一只小狗似地爬上了妈妈底胸脯在找奶吃；她干涩着声音问着丈夫：

“你今天不是不到班吗？干吗起得这样早？”

“我要去开会……”他继续在那堆破烂的冬衣和发着霉气的旧棉絮中间翻扒着。

“你找什么？”她侧过身子来，抬起了头，望向丈夫。她底头发散落到枕边；孩子从胸上被翻到炕上了，但那小东西却固执地依然咬紧着



乳头不放松。

“我那套新衣裳……”

“你要吃谁的喜酒去呀，还穿新衣服？我把它吊在墙上了，我怕耗子咬了它……就是那个……”

顺着老婆底手指头，他看到一个用旧报纸和麻绳层层扎着的小包裹被吊在墙角壁的一个木橛上。他取下来，那包上的浮尘几乎迷了眼睛：

“这墙壁是潮湿的啦，老鼠吃不到，它要起霉、烂成破麻袋啦！……你这老娘们……”他正要抱怨老婆底不聪明，可是当他扯开那层层结结的绑着的、粗粗细细近乎十道的烂绳子和破布时，他发现最里的一层那衣服却是被一些装炸药用的废蜡纸裹得很严密，一股新鲜的颜料味冲进他底鼻子里来，衣服是完好的，这激起了他一种愧悔的心情，自己在笑了——他觉得这老婆毕竟是聪明的啊！

屋子里已经完全明亮了。孩子一面玩弄地吸着乳头，一面两只圆溜溜的小眼睛滚来转去地随着爸爸那穿衣底每一动作，他似乎也被父亲这改了装的样子弄得惊奇了。鲁东山简直兴奋得有点慌乱，他把那衣扣扣好了又解开，解开了又扣上，常常还扣错了位置，而后又解开……这样足足有三回。最后他还是决心把靠近脖子的两颗扣子弄开它，把那裤背带底卡子又松了两个眼，这样才算舒服自然了一些，突然一个意念闯进他底思想里来：

“今年冬天，你一定得有一条棉裤穿了啊！”他这并非是向老婆说，而是在自言自语，“孩子们那些烂袄破裤子也不能再糊弄下去啦，我们的生活要改善啦。只要矿山生产好，矿长说过，一切要改善……一切……”他又把这一丈见方的小屋子看了一转，也看了看炕另一端还在睡着的两个孩子——这时他正企图要把那顶新帽子戴得合适一点，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安置在头上才合适——手突然停止了动作。他看到两个睡着的孩子中间还有一条空地方，而第二个孩子和妈妈中间也有一条缝，在先前这两条缝中间也曾挤满着两条小生命的啊！可是这两条小生命在过去一年之中全都死去了！一个死于不断地拉肚子；一个却完全死在饥饿中！鲁东山底鼻腔里感到一阵酸，要流泪，但他却没让它流出来——帽子就随便地放在脑袋上了。

老婆听了丈夫这关于为她自己计划做裤子的话，似乎没什么特殊的感动，也没有回答，她已经忘怀了自己几个冬天没穿过棉裤。她已经习惯于对生活不存任何希望或奢望；已经习惯于承受任何苦难和折



磨；对任何事物也习惯于铅样的冷淡和沉默！她开始起身，挽起散乱的头发，孩子却一直还是一只贪吃的无赖的小狗似的吊在她胸前……。

“要带煎饼罢？昨天新摊的在上面；下面是陈的，留着我们来吃罢！”

鲁东山卷了几张煎饼塞到衣袋里面去。当他手触到那饱满满的高粱米袋、玉米面袋……刚才那因了死去的孩子被激动起来的心情现在被一种“满足”的感情所替代了；感天谢地，如今总算有了足够的米粮了，那去年……他不敢想到那还没有解放的“去年”——如果能有这样多存粮的人，那应该算是这矿坑几万人中富贵的“王”！只要有如今的这半袋袋，孩子们也不致饿死了。

当鲁东山离开了家，太阳已经升起有了一丈多高；沿着那每天行走惯的一条小路，他爬向那山坡。因为由他家到矿坑上还有五里多路，还要翻过矿坑南沿那带不算太低的山脊梁。

这正是上第一次班的时间，四面八方的小路上全在走着人。人们肩上的铁锹闪着光；到坑下深部工作的人，挂起了灯盒子，随着人们行动，轻碎地响着声音。有的把柳条盔一只筐子似地提拎在手里，也有的边走边咬着煎饼卷当早餐。

在鲁东山前面约有一百步的地方，正在并排地走着两个人。两个人也全带着铁锹，一个把铁锹规矩地象扛一支步枪似地扛在了肩上；另一个却是随便地提拎在手里。两个人似乎正在争执、或者在讨论着什么。那个矮身材、背脊横宽，扛着铁锹的人不断向路旁吐着口水；那个提着铁锹，高身材、光头、背脊微微有点驼的人，姿势却没什么大变动，脚步也不显得太快或太慢，声音也较那矮身人低沉，使鲁东山不容易听到。但从那脑袋底点动中，他知道那人也确是在说话。那矮子底声音却一直是吵叫的，尖锐的，使整个山坡和旷野几乎全被震响着。这矮子还不时地抓下他那鲜蓝色的新帽子扇着风，而后又随便地似乎是赌气的样子把它盖到头顶上来……。

“什么叫劳动英雄？我就不服那股劲！他底运道好，会卖共产党的糖^①，会刷干部的色^②……他们就捧他，他就臭美起来了。早晚我要

① 卖糖：巴结的意思。

② 刷色：拍马屁的意思。



叫他这英雄变狗熊，这一回大竞赛我们就要弄他个脑袋冲下，让他一块‘矸子’^①似地滚到坑底下的万年水里去，永远不再想冒出脑袋来。他们那伙狗熊能装十个车，我们就来十一个车，不多不少，就压他们一个车。他们十一个车，我们就十二……就十三……我再叫他臭美！他乱撞乱撞，到处乱突击，好象这矿山就是他一个人似的，什么他都管：放炮、打眼、翻矸子……连孩子们到坑里来背点煤他全要管了。他又不是矿警队，他要等着公家给他买花头大棺材盛他底尸骨咧！不怪有些人叫他‘鲁坏水’^②，这一回我再让他坏……他老婆连条裤子全穿不上，他偏要当英雄，当‘大旗’咧！……”

这每一个字鲁东山全是听得清楚明白，无疑地这是在骂他。因为他走得快，几乎和那两个人只有十几二十步距离了，他本来想要超过那两人走过去，但这时他却不知不觉地把脚步缓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吞咽着这侮辱。这是既恶心又刺痛，他想不出这象是在不甘愿地吞咽着什么？只有过去吞食橡子面、豆饼渣、糠皮饼……才有这难咽的滋味和感觉，再有就是日本鬼子给他灌辣椒水的味道和这有些相象了。

这每个字尖头的铁锤似的全重重地击打着他底心脏，他底心脏被击打得摇摇欲坠了。但这每一个字又象一颗钉，钉进了他底每一条脉管，一股股被激打起来的血流膨胀了他底头脸、他底周身。太阳穴象在擂鼓，眼睛开始昏盲而闪星花，牙齿咬得发了麻木，拳头握起来，手指甲几乎扣进掌心肉……他要三步并做两步冲上去，一拳把那个光光的圆脑袋打开了花，让那顶滑稽的小帽子飞开去……。因为从那声音和背影的样子、走路的姿势，他已经认出了那两个人……长身材的叫谢志敬，人们给他的绰号是“蝎子精”，他是西山坑一个采煤班的班长，他们在一起比赛突击过，他被鲁东山战败了；矧子叫牛必行，人们叫他“牛皮行”，他做过打眼班长，日本话说得很好，伪满时期，他当过考勤班的职员，如今他是个采煤工。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后面唤住了他，同时前面那两个人也一齐站住，转过身来——他们惊愕地望着站在他们后面不远的鲁东山和那从山坡下正在一只大螳螂似的向这里加紧爬来的人，这是金大梁——绰号叫“金长腿”，他现在是鲁东山突击队里有名的突击手。过去是这

① 矿工们叫石头为“矸子”。

② 煤矿工人称呼安全灯用的硫酸水叫“坏水”。



矿坑里有名的调皮的光棍，打架、骂人、喝酒、嫖女人什么都来一手，他如今却成了鲁东山底好伙伴、好助手，在生产上是顶呱呱的急先锋。

这完全是个偶然的充满敌意的遇合。就象两条位置在某种距离上的阴阳电极，又吸引又排拒，只要再缩短一点距离，它们就会闪出对击的火花来。

前边两个人转过了身子去，加快了脚步，似乎要逃脱出这个不愉快的遇合，更是那牛必行，急忙地走向谢志敬前边去了。

“你是去开会吗？大会上不要忘了咱们底突击队，向他们说，鲁东山底突击队，要打遍全矿山，谁若不服，就来上擂台……那前边走的不是蝎子精和牛皮行吗？”

金大梁伸出了一只猿猴似的长胳膊，五只手指钢爪似地搭向了鲁东山底厚肩头，咻咻地喘着气。这却使鲁东山微微感到疼痛了，但他却爱着这疼痛，因为他懂得它——这手——表达了固执的真诚和友爱。

自从鲁东山和金大梁做了得力的伙伴和朋友以后，他们几乎是一个整体似的不能够分离地存在着。而金大梁自从到了鲁东山底突击队，他成了另外不同的人，他平生第一次才认识到自己底价值，也才懂得了人间真正友情的力量，这力量使他底生命的意义整个全改变了！他向鲁东山说过，这突击队就是他底家，有突击队一天就得有他一天，如果突击队再不要他，他就去跳山崖，他不想活了，觉得这人生再没了什么滋味。因为他几乎把人世上酸、辣、苦、咸——除开甜以外——各样滋味全尝腻了。再就是他还没尝过真正“人”底滋味，从来没人把他当人看待过，因此他也就不把谁当人来看待。他想着，人就是彼此咬着的狗！大狗咬小狗，强狗咬弱狗，谁的牙齿厉害，咬得狠，谁就得胜，谁就是“王”！最后这“王”当然也要被咬倒下去。谁也没把真正的情谊给过他，他也就不给任何人以情谊……。解放后，全矿坑那里也不要他，怕他，咒骂他，因为他当过小把头，他有一切坏习惯和臭脾气……。可是鲁东山底班里却收留了他，还让他做突击队员，这是第一次他被当做人看待了，第一次给以真正的弟兄一般的情谊来看待他了。因此他发过誓，要绝对听从鲁东山底领导和指挥，他是并不吝惜自己底生命和血汗的。因此鲁东山突击队无论突击到那里，突击什么工作，遇到什么艰难或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冲出去；最后一个打扫战场……。



他们并排地走着。金大梁一直把那条手臂紧紧地搭在鲁东山底脖子和肩头上，鲁东山本来不算矮——有五尺多高，可是金大梁却比他还要高一个头。他起始问鲁东山那前面谢志敬和牛必行尽说了些什么话，他说他好久就别着劲要和他们痛痛快快打一架。等到他知道鲁东山受了侮辱，他几乎象一条疯狂了的野兽似的要蹿向前去，故意高声叫骂着，但鲁东山却拦阻了他……。而后他又问鲁东山在开大会时要说些什么话，开完会什么时候能回来……接着他就象扭开了的水龙头似地哇啦哇啦讲着他们底采煤班和突击队，为了这，昨天夜里他又和什么人争吵到骂起来，几乎又动了武：

“……我们突击队……一定要永远保持我们底英名，决不能让谁弄栽了跟头。这回大竞赛，我们一定要把大红旗给我们底矿上夺过来，要用一根铁管子做旗杆，就插在那个最高的山头上……”他用右手里的铁锹向他们正在行走的右面那全乌金市、全露天坑最高的一个山峰确定地指点给鲁东山看。那山顶上，过去日本人和国民党修下的一个桶形的大碉堡还完整地存在着，在太阳下面闪着苍白的光。“让全矿山的人们全望得见！不，要让几十里路以内的人全看得见，能够教省城里的人们也望得见那才好哪！反正每天来往坐火车的人们总会看得见啦！他们总会打听：‘那红旗是干什么的呀？’也一定会有人告诉他们：‘那就是乌金市矿山五月大竞赛得胜的大红旗呀……’，哈哈，报纸上一定要报上你底名字啦……也许还有照片……你有照片吗？你今天必得到街里最好的照像馆去照一张大大的最好看的像片啊！”他冷不防松开了鲁东山底脖子，在他底肩头上给了一掌，这使鲁东山吃了一惊。因为他虽然也在倾听着金大梁底话，也被那不可动摇的必胜的信心的热情所燃烧、所兴奋，周身的血流急急地在滚转；但另一面却被一些杂乱的毫无端绪的意念和感情烦扰着：大会讲话，突击队，老婆底棉裤，米袋，睡着的孩子，孩子中间的空隙，那临死时孩子们的形象，早晨扒在妈妈胸脯上那光腚孩子的一双玻璃珠似的圆圆的小眼睛……以至若干年前山东底抗日游击队……一个战士同志，被日本人一枪打倒了，他背起那尸身……那血……最后他又想到了刚才牛必行和对于他那些侮辱的言词……。

“我没有照片。”他茫然地心不在焉地回答着金大梁，同时也努力把自已底精神企图集中和凝定下来，“若得了胜，要照像我们大家一齐照，这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啊！”